



当代教育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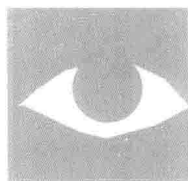
阅读名篇 探究经典
增长智慧 启迪心灵
文本解读 教学范例
培养师资 引领未来

Wenzi Beihoude Xinling Shijie

文字背后的心灵世界 ——中学语文名篇赏析

施 军 李相银/主 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文字背后的心灵世界

——中学语文名篇赏析

Wenzi Beihoude Xinling Shijie

施 军 李相银 / 主 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背后的心灵世界：中学语文名篇赏析 / 施军, 李相银主编.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3

ISBN 978-7-210-05809-0

I. ①文… II. ①施… ②李… III. ①中学语文课—
教学研究—高等师范院校—教材 IV. ①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9043 号

文字背后的心灵世界——中学语文名篇赏析

主 编:施 军 李相银

责任编辑:徐明德

封面设计:同异文化传媒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邮编:330006)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965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01

网 址:www.jxpsh.com

E-mail:xmd66@126.com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18.25

字 数:290 千

ISBN 978-7-210-05809-0

赣版权登字—01—2013—3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35.00 元

承 印 厂:江西茂源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上编:现代语丝

叙事的张力

——《故乡》文本解读 ——— 3

归乡心路:尴尬、幻灭及其消解

——《故乡》新论 ——— 9

“美丽总令人忧愁”

——《边城》题旨解读 ——— 17

人性不灭的神话

——析沈从文《丈夫》中的原始爱情命题 ——— 23

祥子·金钱·性

——《骆驼祥子》与日常生活的悲剧性 ——— 28

市民社会的重新发现

——《茶馆》新论 ——— 34

殉葬者与求生者

——解读巴金《家》中的觉新与觉慧 ——— 45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写作的话语指向

——解读钱钟书《围城》与巴金《寒夜》 ——— 51

谐讽士林两奇葩

——《围城》《儒林外史》比较之管窥 ——— 61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哦，香雪》的一种解读 —— 69

短篇小说艺术领域的精彩篇章

——《大淖记事》解读 —— 75

意象的组合与张力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赏析 —— 85

反思苦难，讴歌光明

——艾青《古罗马斗技场》与《光的赞歌》
论析 —— 93

中编：古韵今声

在简单朴素中蓄满牵挂期盼

——试论《君子于役》的魅力所在
及其启迪意义 —— 105

感天动地赤子情

——《陈情表》分析 —— 111

形似双璧，高下自别

——《兰亭集序》和《金谷诗序》
的比较对读 —— 118

现实之外，寓言之中

——《桃花源记》的寓言性解读 —— 127

智慧·金钱·道德

——《宋定伯捉鬼》的另类解读 —— 130

月色下的永恒时空

——《春江花月夜》赏析 —— 134

思想与文采齐飞

——《阿房宫赋》赏析 —— 143

仁孝蔼蔼,万古常新	
——孟郊《游子吟》赏论	150
与我周旋:“格调”与“气势”	
——欧阳修《醉翁亭记》文本细读	156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陆游《钗头凤》词赏析兼论其本事	164
时代之子与时代之声	
——也谈岳飞的《满江红》	172
“趣”中见“理”,生机盎然	
——读朱熹“理趣”诗《观书有感》	
和《春日》	182
独特视角下的艺术变形	
——《高祖还乡》的一种解读方式	186
本真、率直、务实的寻常人	
——用新历史主义视角审视《儒林外史》	
中的胡屠户	192

下编:异域之光

女性的伸张与压抑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解读	203
寻找和求证	
——试析《钢琴教师》的女性身份意识	
和角色意识	212
谈堂吉诃德对桑丘的精神感召	
——《堂吉诃德》桑丘人物形象新解	221
《等待戈多》:人类社会永恒的精神期待	
——荒诞派戏剧名作《等待戈多》赏析	228

随风而去

——《飘》的主题意蕴解读 ——— 237

点击心灵的复活

——托尔斯泰的《复活》解读 ——— 245

渗透于人骨子里的奴性与漠然

——《套中人》的另一种解读 ——— 249

走不出的困境

——卡夫卡的《变形记》解读 ——— 255

荒诞中的孤独

——《巨翅老人》与《变形记》对读 ——— 260

人与命运的抗争

——论《俄狄浦斯王》的悲剧精神 ——— 266

个体的痛苦与群体的冷漠

——契诃夫的《苦恼》与鲁迅的《祝福》比较 ——— 271

宗教理想与严酷现实的冲突

——《缀网劳蛛》与《德伯家的苔丝》比较分析 ——— 277

后 记

—— 284

上 编

现代语丝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璀璨星河中,鲁迅的忧愤深广、沈从文的静穆悠远、巴金的反叛激情和钱钟书的睿智讽喻、老舍的温和幽默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绚丽多姿的文学图景。现代作家自觉的审美追求,多元的文学旨趣,锻造出了中国现代文学最可贵的艺术品格。

从《故乡》《边城》到《大淖记事》,或乡土写实,或浪漫抒情,一以贯之的是“国民性改造”和“理想的人性”之思。从《家》《骆驼祥子》《围城》到《茶馆》,无论暴露讽刺,抑或批判反省,都体现了现代作家强烈的社会关注意识与独立思考的基本立场。

经典作品的内涵往往是丰富的,解读这些作品,不仅要分析题中之旨,还要挖掘言外之意。

叙事的张力

——《故乡》文本解读

李 惠 施 军

在 20 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鲁迅的小说几乎篇篇都是经典,可谓是一个奇迹。它们以“表现的深切、格式的特别”震惊了当时的文坛,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取之不竭的文学财富。鲁迅每一篇新作的问世,几乎都伴随着对既有的艺术规范的突破和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的独特创造。其中,《故乡》发表于 1921 年 5 月的《新青年》,它是最能体现鲁迅乡土意识的作品。自其诞生以来,其丰富的主题意蕴便引起众多评论者浓厚的探究兴趣。本文试图从叙事的角度,对其体现出来的隽永的文学魅力进行细致分析。

一、“归来—离去”的叙事模式

和周作人的泛家乡观^[1]不同的是,鲁迅在精神上只承认一个故乡。这个故乡,既是《社戏》中那个飘荡着“宛转、悠扬”的笛声和“豆麦蕴藻之香”的“平桥村”,又是《风波》中那个静谧、安详却是死水一潭的“鲁镇”,还是《阿 Q 正传》中那个食古不化的“未庄”。然而,无论是平桥村、鲁镇,还是未庄,都可认为在浙东绍兴一带,也就是鲁迅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我们发现,故乡,几乎成了鲁迅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是触发其创作灵感的地方。例如他最初创作的《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就是他二次返

乡,看到辛亥革命表面成功但实质上并没有任何改变而导致自己的乡土之情演变成悲哀的同情之心的结果。在鲁迅的这类写“故乡”题材的作品中,“归来—离去”是最常用的一种叙事模式,也是为众多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无论是《故乡》《在酒楼上》,还是《孤独者》《祝福》均采用这一模式。

1898年,鲁迅离开他生活了17年的故乡,远赴南京求学。1902年,鲁迅再到日本留学,至此,他离“故乡”越来越远,正如《呐喊·自序》中所说“走异路,逃异地,去寻别样的人们”,鲁迅告别“故乡”,告别童年生活的经历,逐渐蜕变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然而都市并未展示给其理想的温床,鲁迅依旧不得不为生活辛苦辗转,而且,那内心深处的孤苦、寂寞和痛苦却日盛一日,终于,又产生“归根”“恋土”的情绪,做起怀乡的梦来。《故乡》正是在这样一种情愫下展开叙述的: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从“我”离开故乡距今竟二十余年。这显然与鲁迅个人的经历不符,这凭空虚构的二十余年显然是出于一种叙事策略的考虑。正因为相隔如此之久,“故乡”的形象才越来越完美,逐渐成为一种被记忆提纯、净化了的美好的童年记忆。而现实故乡的萧索、破败,与“我”记忆中那个明丽、纯净、充满人伦温情的故乡更是呈现出一种紧张对立的状态,在“我”心中造成强烈的冲击。二十余年重返故乡,乡情非但没有得到排解,反倒平添出一份新的惆怅。故乡民情的鄙陋浇薄,民性的愚昧守旧,深深刺痛了“我”的内心。当“我”再度离开故乡时,那几乎可说是美好故乡象征的“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梦幻的诗意的故乡被现实的鄙陋的故乡形象掩盖了。

在“归来—离去”的叙事模式中,蕴含了丰富的可供阐释的意义空间。这其中,既有身居都市又有着浓重的“怀乡病”的现代知识分子以“启蒙

者”的眼光对古老的乡土中国的现代观照,又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在“冲决”与“回归”、“剧变”与“稳定”、“躁动”与“安宇”、“创新”与“怀旧”……两极欲求之间的摇摆,“上天无门,入地无路”^[2]的生存困惑。同时,对乡土中国的观照又引出了对动荡时局造成的民生凋敝的担忧和愤懑,以及对麻木守旧的国民性的痛心批判;而由生存困惑则派生出了对“希望”与“虚妄”的哲学性思考,以及对未来故乡和未来中国(宏儿与水生可看作是未来中国的象征)的美好希冀。当然,《故乡》的审美意蕴远远不止于此。鲁迅精心设计出来的“归来—离去”的叙事模式就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意义花园的门。

二、第一人称内焦点叙事

在小说创作中,许多作家都有自己偏爱的叙事人称。这当然和个人的习惯和兴趣有关,但更多的是出于叙事技巧的考虑,为达到某种特定的艺术效果而有意为之。有人曾对鲁迅小说的叙述人称作过专门研究,发现在鲁迅的二十五篇现代题材的小说作品中,有十三篇是第一人称叙事。可见,鲁迅对第一人称叙事是有所偏爱的。

《故乡》用“我”来叙述,“我”就是故事中的人物,全文写的是“我”返乡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那么第一人称叙事有什么好处呢?根据罗钢的《叙事学导论》所说,“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的实质性区别就在于二者与作品塑造的那个虚构的艺术世界的距离不同。第一人称叙述者就生活在这个艺术世界中,和这个世界中的其他人物一样,他也是这个世界里的一个人物,一个真切的、活生生的人物。而第三人称叙述者尽管也可以自称‘我’,却是置身于这个虚构的艺术世界之外的。”^[3]也就是说,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者=人物,作品中的世界就是叙述者经验的世界,叙述者与故事是零距离。这样大大增强了故事的可信度,能更快地把读者引入作者虚构的艺术世界。

在《故乡》中,“我”就像一个摄像头,故乡的一切破落衰败和人事变迁

都是通过“我”眼睛的择取以及心灵的过滤然后进入叙述视野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把此种叙事类型名之为“内焦点叙事”。《故乡》中的聚焦者是“我”，整篇小说从头至尾，都是以“我”作为视点展开叙述：“我”返回二十余年未见的故乡，故乡的现实勾起“我”对童年的回忆，“我”见到了童年时的玩伴“闰土”以及当年的豆腐西施“杨二嫂”，“我”为故乡的衰败凋敝感到哀伤，最后，“我”离开故乡，去异地谋生。

有意思的是，聚焦者“我”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多年以后返回故乡的成年的“我”，一个是童年时代天真烂漫的“我”。文中现实的故乡是以成年的“我”的眼光叙述的，而当叙述进行到对童年时代故乡的回忆时，叙述者“我”便化作三十年前那个十多岁的“我”。在《故乡》中，“现在”的故乡与记忆中的“过去”的故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的故乡萧索、荒凉、了无生气，时时激起“我”对鲜活、明丽、温馨的“过去”故乡的回忆，而“过去”的故乡又更加映衬出“现在”故乡的鄙陋、没有活气。这种由现在和过去两个时间向度组成的对比性张力时间结构是一种形式结构，也是一种意义结构，它通过两个叙事焦点的转换来完成。

三、明暗交替的叙事语言与舒徐有致的叙事节奏

李荣启在《文学语言学》中提到：“语言是隔在我们与故事之间的中介物，语言又不具有电影画面与戏剧演出那样的直观性，而是呈现出间接的特点。读者要感受小说中的故事，要先读懂语言，小说的语言感染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惟其如此，小说家如何讲述故事，如何获得文学语言表达的魅力，便成为小说家艺术追求的目标。因为在优秀的小说中，作家不是在单纯地用语言交代一个故事，而是用一种具体的言语方式创造一个故事。”^[4]诚然，好的语言对小说的成功显得尤为关键。鲁迅小说作品的语言历来有着独特的风致与韵味。《故乡》的语言有两种色彩，形成了明暗交替的叙事风格。当描述故乡的现状时，作者使用的是灰暗、沉滞、悲凉的语言，给人以压抑、悲哀之感。而当笔触行至童年时代的故乡时，语言变得

明亮、活泼、温暖,让人觉得温馨、生趣。我们试作比较:作品一开端,就呈现给我们一个颓败的、死气沉沉的故乡:“苍黄的天空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而在回忆中,故乡却是“美丽”的,尤其是那幅“月下刺猹图”：“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胯下逃走了。”多么生动的画面!两相对照,我们不禁更加感觉到“故乡”“现在”的破败,从而更能体会“我”的那种“故乡再也回不去”的深沉的失落感。

与明暗交替的叙事语言相呼应,小说的叙事节奏也是有张有弛,舒徐有致。在整个回乡的叙述过程中,叙事者并非事无巨细都一一给读者娓娓道来,而是有详有略,重要的人和事,详细交代,无关紧要的人和事,一笔带过。仔细阅读文本,我们发现“我”回乡共待了半个月,在这半个月中,被“我”详细提及的只有三天,一次是回到家的第一天,见到了曾经的“豆腐西施”杨二嫂;一次便是回家四五天以后,闰土出现;还有就是最后离开故乡的时候。其余的都是用“我一面应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这样的过了三四天”或者“又过了九日”带过。即使在被叙事者详述的这三天当中,作者也并非平均用力,而是有主有次。好比在回家的第一天,母子重逢,感慨良多,本该有许多“话”要说,生活辛酸,故乡人事,以及往后生活的打算,但是对于这些,叙述者只用简单的几句话便交代过去,然后便宕开笔墨去写“我”记忆中的故乡。在这一部分的描述中,叙述者的语调舒缓而又平和,不疾不徐,把读者带入到一个古老的美好而又温情的“故乡”中去。在这一天,“我”见了许多本家和亲戚,而叙述者只给我们详细叙述了和杨二嫂见面的情景。

无疑,杨二嫂和闰土是作者描写的重点,故乡的今昔对比,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两个人物的今昔对比来完成的。对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作者既有直接描写,又有间接补充。通过“我”对回家以后和杨二嫂、闰土的第一次碰面情景的叙述,读者对这两个人物“现在”的生活状态、性格以及精神特征已经了然于心,然而作者似乎尚嫌不够,在写“我”最后离开故乡的时候,又通过母亲的一段闲话作为对这两个人物的补充。母亲用闲话家常的

语气讲了杨二嫂怎样发现了闰土埋在灰堆里的十多个碗碟,又怎样自以为有功地拿了狗气杀飞跑掉。虽然只是短短的一段话,但杨二嫂这个“飞跑”的形象却永远印在了读者的脑海中。而闰土,更是让读者为之唏嘘、感慨。那么,作者为什么不直接通过叙述者“我”来对这两个细节(闰土偷埋碗、杨二嫂“明”抢狗气杀)进行交代呢?我想,这一方面是为了结构上的便利,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使整篇小说的叙事不拖沓,更加富有节奏感。

参考文献:

[1] 周作人在《故乡的野菜》中曾对“故乡”有这样的阐释:“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

[2] 钱理群:《鲁迅小说全编·序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3] 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4] 李荣启:《文学语言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李惠: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施军: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2009年第2期《名作欣赏》)

归乡心路：尴尬、幻灭及其消解

——《故乡》新论

李相银 陈树萍

几千年乡土中国的文化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文人难以割舍的思乡之情，一旦身在异地，他们常有“归梦如春水，悠悠绕故乡”（刘昫《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秦观）之感。单纯而深厚的思乡情感往往会造就故乡的魅力幻境。对于鲁迅这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也很难放下这一份古老而悠远的心情，但他们大都经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熏染，当他们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审视传统的农业文明时，优美的田园风光已然不复存在，破落黯淡的乡村图景让他们不胜感慨，敏感自尊的他们在发现乡村的凋敝时不禁怀疑“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在回忆与现实之间，现代知识分子的回乡之旅将会遭遇怎样的尴尬？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鲁迅在用现代白话叙述归乡故事时，不仅成功地挑动了读者的思乡情结，而且传达出了现代知识分子归乡时复杂的心路历程。

尴尬：在脆弱的自我期许与顽固的世俗评判之间

1927年5月鲁迅在广州写下了《〈朝花夕拾〉小引》，文中谈及远走异地的他对于故乡的心情：“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

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段文字写于小说《故乡》发表6年之后,此时的鲁迅已经凭借《呐喊》与一系列论战杂感睥睨文坛,东奔西走的生活越发蛊惑着思乡的情绪。然而,他已是无乡可归的永远的异乡人了。不得归去的现实限制让鲁迅明明知道这种情绪是一种“哄骗”,但还是会“时时反顾”。对于故土的留恋在失去故乡之后更显得悲哀,由此反观《故乡》则别有一番滋味。

《故乡》中的“我”是一个久别故乡的现代知识分子,多年来在外地辛勤辗转,此次回乡也是逼不得已:“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寥寥数语交代了此次归乡“没有什么好心绪”的原因。毫无疑问,家道败落不得不到异地谋食的凄凉让“我”难掩归乡时的尴尬。

尴尬原因之一:此趟回乡并非乡邻猜测中的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之行。

在乡邻眼中,“我”这样的读书人早就应当是成功人士了,就像口没遮拦的杨二嫂所说的那样: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大轿。刘邦当年“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豪言壮举可说是一个成功的样板,对于刘邦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趟衣锦还乡之行,再大的成功似乎也只是锦衣夜行,不够圆满,有着遗憾的。但在《故乡》中,“我”并没有这样的好运,不但没有做官,没有姨太太,没有八抬大轿,甚至连寓所也是租来的。“荣归故里”不仅是一般在外谋生者的梦想,也是其他旁观者的心理期待。此次的回乡逼使“我”直接面对这个以前无须多虑的问题。“近乡情更怯”,越是接近故乡,心情越复杂,脚步越沉重。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我”的生存目标当然不是“道台”“姨太太”之类,也无需借助八抬大轿抬出自己的威风。但是,乡邻们认为“我”此番归来应当是荣归故里,杨二嫂所代表的乡邻的审视目光让我遁形无地。在与乡邻面对面的接触中,“我”产生了有负“厚望”的惭愧之情。他们的猜测与“我”的实际物质情况形成了巨大反差,现实中的“我”并不阔,不仅不能将“破烂木器”